



## 摘取她器官的指令来自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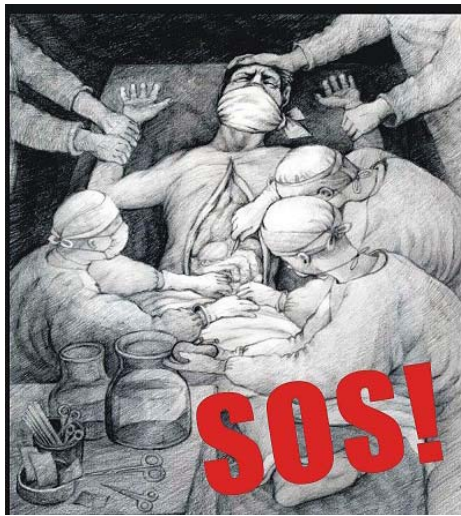
最近，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的“一目击者披露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经过”的报告震惊了世界。在这篇不长的报告里，有许多珍贵的真实信息。诸如摘取器官时不打麻药、过程中的现场教学、执行者的残忍，以及所涉及的经济利益等。本文探讨的是摘取该非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令来源。

就这一案例来讲，是谁下令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呢？报告中没有谈及，但根据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运行机制和目击者所描述的情境推断，找出真正的幕后元凶并不难。

目击者说，“二零零二年四月九日，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派了两名军医，一名是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军医，另一名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军医”。这里他提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来的人员，一个是指派部门。这两个问题已经涉及到我们要探讨的问题的实质了。大家知道，军队和公安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公安的领导指派不了军队里的人员。那么为什么公安厅的某办公室能派来军医呢？显然，这中间有一个协调或者说说是统筹的部门。

就辽宁省而言，公安厅是一个执法部门，它归属于辽宁省政法委。政法委书记不具备调动军队人员的权力，就更不要说公安厅了。公安厅指派军医来，就必然有一个超越现有中共政治体制的机构才能协调运行。这个机构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之初就已经建立了，那就是中共的“六一零办公室”。

迫害十年来，所有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劳教和判刑，无一例外都是各地“六一零”内定好了的。虽说大都是由当地的公安和法院先拿出意见，但最终都是要经过“六一零”核准的。一旦“六一零”内定好的案件，无一例外都要强制执行。法院的审判，公开也好，秘密也好，都是一样的走形式。当然，地方“六一零”不具备将人内定处死的权限，但省级“六一零”的权限就大得多了。在最



■ 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称，2000-2002 年每年有 6000-6500 例器官移植。大量证据指向，这些供体绝大多数来自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初对法轮功进行迫害的时候，中共的军队也参与了进来，因不报姓名而被中共劫持的法轮功学员也大都由中共的军队所接管。而做这件事情的只有中共中央“六一零”有此权限，何况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当时正任中共的军委主席。对法轮功的非法镇压是在中共的所有部门同时开展的，而负责协调和统筹迫害的正是这个非法的“六一零”办公室，它超越于中共的党政军系统而存在。中共的“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等灭绝性政策都是通过“六一零”这个独立部门传达下去的。

要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器官摘取，这个指令可不是地方“六一零”所能决定得了的。特别是要将摘取器官者的器官用于移植，或作教学实验，以至于需要军队的军医参与才能完成的工作，恐怕也只有相当级别的“六一零”才具备这个资格。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摘取这个女性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令不是公安厅下达的，也不是军队下达的，而是辽宁省的“六一零办公室”。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可看出来。

目击证人说，在军医的手术刀拉开法轮功学员的胸腔时，“她就嗷地

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说你杀了我一个人，大概意思就是你杀了我一个人，你还能杀了我们好几亿人么，为了自己真正的信仰被你们迫害的人吗？这个时候，那个医生、军医犹豫了一下，然后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然后领导点了一个头，他还继续把血管……先摘的是心脏，还是再摘的肾……”

在这段话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军医来摘取器官前并不是很清楚这个被摘取器官的人的真实状况，所以，当她大叫一声，并很清楚地说出理智的话语的时候，这两个军医“犹豫了一下”，并且“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军医这时已经明白他们要摘取的对象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人。这个细节告诉我们，军医来“执行”任务前，多半是不知内情的，顶多也只是被笼统地告知，那是个走火入魔的“×教”徒，或一个神智不清已没什么价值的精神病人，利用她的器官为社会造福之类的说辞。他们的“犹豫”和等待领导点头表态的过程，恰恰说明了中共的军人和公安是如何在“六一零”的统一掌控下，协调地配合着活体摘取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的。

那个“点了一个头”的领导，可能是公安厅的，也可能不是，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对这名法轮功学员用摘取器官的方式处死的指令他是清楚的。当然，他也不是真正的幕后元凶，他只是负责此案的执行，他完全明白他的任务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案例，由直接目击者讲述了具体的摘取过程。世人只看到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中国的医院在器官移植上的辉煌成果，却不知那一个个器官后面极其悲惨凄绝的故事。而这一切罪恶之所以能够得以进行，并且进行地是那样的旁若无人、得心应手，就是因为中共有一个超越现有党政军系统的“六一零办公室”。在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邪恶政策下，中共实质上早已把法轮功学员丢弃在器官移植的手术刀之下了。

## 毛利最大部落酋长：我150%地支持法轮功

新西兰海拔一百九十八公尺的伊甸山，是奥克兰市的一个制高点，站在山顶可一览奥克兰全貌与壮阔海景，是重要景区之一，也是阿卡若纳酋长的部落区域。二零一零年一月十日，新西兰最大的毛利联合部落酋长，七十七岁的亚马托·阿卡若纳穿着毛利民族特有的服饰在两名友人的陪同下登上山顶。

他认真地观看了法轮功真相展板，就其中的有关问题与法轮功学员和身边的朋友交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我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

我的部落百分之一百地支持法轮功，而我个人百分之一百五十地支持法轮功。”

“我看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受到的种种迫害深感震惊，这是对人性的挑战，是对整个人类的挑战。法轮功学员付出了很多，我希望自己也能站出来，为他们分担一些。”

当酋长得知去年十二月中旬，阿根廷联邦法院对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下了国际逮捕令，酋长说：“这是正义的。他们如果敢到这里来，我也同样会抓捕他们。”

酋长的出现吸引了山上无数游



■ 游客们人手一份法轮功传单与酋长交谈

客。人们一到山顶，就被酋长特有的服饰所吸引，当得知酋长上山为了声援法轮大法，更是充满了兴趣，几乎每个人都拿了一份法轮大法真相传单。很多人和酋长愉快交谈并合影留念；中国大陆的游客们纷纷把报纸和光碟藏进书包，其中三人当即退党。



## 两次车祸 有惊无险

【明慧网】文 / 江西九江

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七日，我丈夫开汽车，我坐在副驾驶位上，车上还坐了其他五位朋友。

当车行到通远上坡的顶端，突然车翻了。车上所有的人都齐声说：完了！完了。待车稳住后，大家从车里爬出来。我和其他五个人都没事，只有我丈夫的手被玻璃划了一个口子。真是有惊无险。其中一个朋友说：“今天我们这些人中肯定有人洪福大，是洪福保佑了我们。我们今天是捡了条命。如果今天这车向前、向后滑坡，或向左，就完了。只有向右靠山是平安的。恰好我们的车正好是向右靠山侧翻。”

听这个朋友说这些话，我想起母亲送给我的法轮功护身符，我的车钥匙上扣了一个护身符，家里镜子上边也扣了一个护身符。我当时想，肯定是这两个护身符保佑了我们，我要谢谢大法师父。

另一次，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五日，我开车送五人去九江，车子行到青年路十字路口，突然从我的左面飞驰来了一辆大货车，我躲闪不及，只听到一声，两车相撞了。

当时路上的人都惊呆了：这肯定完了，这个司机的命保不住了。因为我的车被大卡车撞得严重变形，我被夹在小车里不能动。就在这时来往司机和路人来看热闹和帮忙，消防队和交警都来全力施救，想把我从夹缝里弄出来，但因我的车子严重变形，我被夹在车里根本动不了。

突然间我想起母亲的叮嘱，在危难时要诚心背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保平安。就这样一想，立即我的身子松动了，我被救出来了。当时就有人说我的腿骨一定夹断了，后来把我送到医院检查，医生说只擦破了点皮，没什么大事。

这次我又亲身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事后我儿子问我，“妈妈，你知道你为什么平安无事吗？是法轮大法

保佑了你。”我儿子从小在我母亲身边带大，我母亲是法轮大法弟子。

在这里我要感谢法轮大法师父，也要感谢我的母亲经常叮嘱我。因为如果不是母亲经常叮嘱、送给我护身符，如果法轮大法不保佑我两次车祸都平安无恙，说不定我就没命了或者是残废了。

在这里，我要奉劝所有的朋友：要支持法轮大法，更要相信法轮大法。我以前不大相信，通过这两次神奇的汽车事故，我彻底相信了。

## 打给姐姐的“治病”电话



我姐姐是江西大余县樟斗乡农妇，五十多岁，没有文化，连拨电话都不会。我住在南昌，总是我打电话给她。

二零零五年的一天，我打电话给姐姐，发现她的声音有气无力，我问她怎么了，姐姐告诉我她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脑袋疼得要命，整个人头抬不起来，生活不能自理，看医生也没用，查不出来是什么病。

我在电话里对姐姐说：“姐姐，我教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你要诚心敬念，身体就会好。”姐姐知道我炼法轮功，身体由很糟糕变得非常健康了，相信我，就答应了。我在电话里教了姐姐三遍，又叫姐姐重复了一遍，见她记住了，才放心的挂了电话。

过了二十天，我又打电话给姐姐，发现姐姐的声音完全恢复了正常，她用乡村的形象语言高兴的说：“我的病像抓在手上抛掉了一样，今年因为病，早稻没种，现在我种了一点中稻。现在我到哪里都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二零零六年新年后，我回赣南老家，遇到一个乡邻老太太，她惊奇地对我说：“去年冬天你姐姐低了头了（指头抬不起来），她儿子带她到处看病，我还以为她不行了。今年过了年来，怎么这么健康了？人更白了，更胖了。”





## 儿子做好人被抓 老父状告无门含冤离世

(明慧通讯员吉林报道) 吉林省延吉市大法弟子李龙吉, 男, 三十四岁, 朝鲜族,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七日被延吉市国保大队恶警绑架, 经历了残酷的刑讯逼供, 至今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延吉市看守所。李龙吉七十七岁的老父亲, 为营救儿子, 四处奔波, 却状告无门, 终于在二零一零年一月二日含冤离世。

李龙吉的七十二岁老母亲悲愤地哭诉: “我儿子很孝顺, 上班时每个月仅挣七百元工资, 连自己的日常开销都不够, 还给我们零花钱。他父亲身体很健康, 根本没有病, 都是因为儿子被抓的事很伤心, 才会病倒去世了。他父亲死时身上攒了一百多块钱, 那是准备给李龙吉娶媳妇用的。老头把平时给他的零用钱都一分一分地攒起来, 连他最爱喝的酒都舍不得买, 甚至连我碰一下都不让, 就是想给这唯一仅剩的儿子娶个媳妇。他很牵挂儿子, 临死前很想见儿子, 却没有见到, 所以死了连眼睛都没有闭上。”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日, 李龙吉的年迈双亲, 七十七岁的老父和七十二岁的老母辗转得到儿子因炼法轮功做好人而被抓的消息后, 心急如焚



■ 李龙吉母亲手捧老伴的遗照

地从乡下赶到延吉市, 奔波在延吉市国保大队、延吉市检察院和延吉市看守所间, 希望他们能放了自己善良的儿子。但是老人的心愿不但没达到, 还受到了延吉市公安局警察的百般羞辱。

当两位老人第一次到延吉市公安局八楼的国保大队时, 国保大队警察轻飘飘地用“李龙吉案子已经送到检察院, 与我们无关”为借口, 将老人支走。

老人又来到九楼的市“六一零”办公室(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 质问他们李龙吉炼法轮功做好人有

什么错? 为什么抓他? 并要求释放李龙吉。里面的警察凶巴巴地说: “人这里没有, 我们不知道。”

老人第二次来公安局, 刚到门口就被门卫警察拦住, 不让进。当老人跟他们解释想进去时, 一名很胖的朝鲜族女警察竟然用脚踢李龙吉的母亲, 嘴里还破口大骂: “滚!” 后来一位好心的警察了解了情况后, 才让两位老人进了门。可是所有国保大队和“六一零”的负责人一听说两位老人又来了, 都躲了起来, 不敢出来面对老人。李龙吉的老父亲悲愤地拍着每扇紧关的门喊着: “龙吉呀! 爸爸来了, 你开门出来呀!”

在以后的几次奔走中, 两位年迈的老人听到的都是警察的斥责、谩骂和搪塞。面对世态炎凉, 李龙吉七十七岁的老父蹲在延吉市国保大队的地上放声痛哭, 阵阵哭声令人心酸不已。

李龙吉被绑架时, 穿的衣服单薄, 时至寒冬, 俩老买了衣物食品来到延吉市看守所, 希望警察能拿给儿子。可是他们没想到, 就连这唯一一点权利都被剥夺了。七十七岁的老父再也受不了了, 悲愤交加, 回家后不吃不喝, 一病不起, 于二零一零年一月二日离开了人世, 牵挂儿子的老人走时, 连眼睛都没有闭上。李龙吉母亲悲愤的哭声令邻里不忍闻。

## 中国大陆新闻简讯

### 南昌大法弟子罗辉被非法抄家

江西省南昌大法弟子罗辉于2009年12月28日上午10时左右在老年大学旁等公交车, 被一大约年龄35—36岁左右, 身高1米75, 脸白净, 一付伪装的笑脸的恶人发现并抢走印有“法轮大法洪传世界”字样的年历, 同时打电话叫南昌市墩子圪派派出所来人带走罗辉。

当天下午, 罗辉学校保卫处和蛟桥派出所将罗辉带回到罗辉住所, 违法入室, 强行将罗辉大法书及真相小册子等等一抢而光。

### 常桂云被吉林女子监狱迫害脱相

吉林省蛟河市五十九岁的大法弟子常桂云, 被吉林长春黑嘴子女子监狱迫害得脱相了。原本健康的常桂云现在已是满头白发, 牙齿几乎掉光, 嘴斜眼歪, 身体消瘦, 说话口齿



济南市近万名法轮大法修炼者在山东省体育中心广场集体炼功 1998.10.1

不清, 行动不便。在监狱中, 常桂云被强制每天看谎言录像、所谓的“学习材料”, “谈认识”, 被迫反复写体会, 写不完就不让睡觉。

### 被非法关押在武陵监狱的大法弟子拒绝做奴工

近期一些被非法关押在湖南省常德武陵监狱的大法弟子抵制迫害, 不参加任何强制劳动, 并要求当局无条件释放。此前, 武陵监狱的许多警察收到了邮寄的法轮功真相资料, 对他们触动很大。

### 牡丹江一公安恶警遭恶报死亡

刁中华, 男, 现年五十三岁, 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分局八五七农场公安分局教导员, 主管迫害法轮功。他在公安局期间(包括在云山等地)卖力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晚, 刁中华在家看电视, 突然感到头晕目眩。家人急忙把他送往朝阳医院。医院诊断为脑出血, 连夜十点多钟送往牡农管分局中心医院抢救, 但无效, 于三十日凌晨死亡。



## 古风悠悠：李母教子

唐代，监察御史李畬的母亲为人清白正派，对于事理有深刻的见识，对儿子的教育和管束也十分严格。

李畬刚担任监察御史时，得到官方供给的米，拿回家后，李母一量，多出了三升多米，问有关的官员：“这是什么原因？”对方回答说：“供给御史的米，量时不刮平斗斛，自然就多出一些。这是通例。”李母又问：“用车夫驾车，应该付钱多少？”对方回答说：“御史用车不付钱。”

李母生气了。她下令叫儿子把多余的米退回去，并付了用车的钱。以此责备李畬。

李畬于是弹劾管仓库的官吏，并向上官和同僚们讲述了母亲对自己教诲的情况。当时在场的上官和各位御史听后，脸上都有惭愧的表情。（事据《新唐书》）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微小的坏事，是大恶的根源。这个道理，人人都能够理解。但是要在堤岸之上，发现蚁穴，要从纷繁世事中，杜绝小恶，那就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了。

作为政府官员，官府给他们量米



不刮平量器而多给；自用公家车也不必付钱。这些“小事”，官员们都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是，有小就有大，有其一就有其二。如此推理，还有什么钱财不该得，还有什么利益不该贪取呢？

在现实生活中，中共的官员不就是从吃公款，坐公车，公私不分，进而把千万、亿万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攫取到自己名下的吗？

社会腐败现象令人忧虑。从理论上说，如果人人都能像李母和她的儿子李畬那样，不放纵小恶，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社会就会变得好一些。可惜的是，中共破坏了中华传统文化，人们对古人的思想境界越来越不能理解了。（文/陆真）

## 看守所警察的感慨

湖北某县看守所一个警察在与他的朋友谈话时说到：“如今的世道黑暗污浊，只有法轮功是一片净土。”

朋友问他何来如此感慨。

他说：关进看守所的吸毒者、抢劫犯等社会渣滓，一进来就是暴力相向，武力征服，抢地盘，争当牢头。为的是不被其他犯人欺负，并更凶地去欺负、敲诈、毒打其他犯人。只有法轮功的人，不欺负别人，还把自己仅有的吃、穿、生活用品送给那些老弱病残的犯人，用他们的善良感化着身边的每一个犯人，不少犯人都变好了。法轮功人即使身陷牢笼，心里装的还是别人。他们真了不起！

朋友说：

“连你也被法轮功的人感动了，看来法轮功是真厉害！真的了不起！”



杏林漫步：

## 吴越王钱镠治目疾

只眼睛复明，但这样做就会减损你的福报。钱镠听后说：我不愿去世时依然是个独眼龙，你就尽管治吧，治好了我有重赏。

于是胡太医就为钱镠治病，使其复明。钱镠大喜，重重赏他价值五万缗的金、帛及各种宝物（注：一缗等于一千文钱），并派人用船将他送回后唐。当胡太医返回后唐首都洛阳后，钱镠就寿终去世了。（资料来源：《杨文公谈苑》）

这个故事中，真正使人惊奇的不是太医治好了钱镠的病，而是太医看到了钱镠的病如果不治，那他将会多活数年，如果治好了病则会减损福报，反而折寿。其实，从佛家理论也可以看出，人受苦是可以偿还人的罪业的，而过分地享福则会消耗人的福报。古代的许多中医是有特异功能的，能接触到另外的空间，看到那儿的真相，古代的中医真的是很神奇呀！（文/感恩）

## 历史故事

### 樊长救人救己

清朝雍正初年，直隶献县有个捕役叫樊长，一次奉命和同伴一起去捕捉一位大盗，大盗跳墙逃跑了，于是，他们将大盗的妻子带回县衙讯问。路上住店时，半夜同伴摸进那妇人房中，欲行不轨，妇人害怕皮肉受苦，只好忍气吞声由他摆布。这时，樊长突然冲了进来，大声说：“谁家没有妇女？你要是再敢动她一下，我马上报官。”同伴只好悻悻作罢。

雍正四年七月，樊长的女儿出嫁，当夜几个强盗闯进新郎家抢劫财物，一个强盗见新娘子容貌清秀，想要羞辱她。这时，另有一个强盗闯了进来，将他呵斥住了。第二天，新郎家把这事告诉了樊长，樊长惊讶得舌头翘起半天落不下来。（资料来源：《如是我问》）

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南方的吴越国国王钱镠在晚年时，一只眼睛失明了，遍访吴越国境内的医生也没治好。当时听说北方中原的后唐王朝有一位胡姓太医能治该病，就派人去请。当时石敬瑭还没有做皇帝，但权力已经很大了，他接到钱镠的请求后就派这位胡太医走海路到达吴越国，为钱镠治眼病。

胡太医仔细看过钱镠的病后，对钱镠说：您的眼疾如果不治的话，您可以多活六、七年，但如果一定要治疗的话，我可以为您治好，使您的那